





組一隊，親自領導。

組織其藝術的工作。在這個工作裏面，能有上面三種設備的現象：一是看牲口也有人會幹；二是沒有有人照顧莊稼；三是不識得放牧經驗。現在把解決這三個困難問題的法子列如下：

第一、如何調劑勞動力？關於這個問題，首先要說明，正因為延安縣所動員的主要對象是失業貧民的人，他們雖然也種一些地，但他們並不是主要的勞動者，也可以說，他們是很少參加農業生產的，所以我們出外雇傭，對於農村並沒有太大的影響，這是其一；第二，農具要實行「變工互助」的辦法，王二去駄驢了，張三、李四就他照頭莊稼，按當時工作拿錢，等王二把那匹馬牽來了，再付工錢，不過在是秋忙的時候，幫人家照頭莊稼，一草葉也許可能不大願意，這就是結果其具體的分配：第三：在選贖時間上，為其在張家畔來往，雖然認的運贖時間三十六天（三次），但每次來回只須十一天，時間短，又可在農閒空「鑽空子」。為了遵守不虧秋收的原則，還作了下面的具體規定：第一次七月初五發到月底，第二次八月初起至十五日第三次九月初五日發出。關於社員方面，有兩個原則：一是具體動員，看對象，怎樣，狀態資費的，和牲口一律去；二是要注意到不因面餓而誤了莊稼，要通過互利的關係，把那些難於割好的地方，鹽水路旁等如何割好，這裏，問題比較最大的，是帳子問題，每頭牲口以四布七尺大，化邊幣一千五百元計，一千頭牲口就需要價值一百五十萬元的四布，今年專署曾撥給延縣賑貸一百萬元，就把這項款子交由南區合作社分發與發放，不足之數，統由社墊充（人民財力增加，合社應納的金也就增加了），所以這是合作社想到辦法，必要時候還可以通過農村互助的辦法，進行調節。謝安、蔡榮，一般有牲口的黨業大都備有的，如果沒有，就在農村實行開關，或作成價錢，廢款同時再返還。廠本問題則由合作社請延安的藥房分店，用打藥票的方式暫時借墊，十二天把該款回後，合作社保證把腳印在該公司。上述這些，只是解決困難的一些辦法，原上還是需要舊老百姓自己解決困難，必要的時候才給予幫助。並且要想盡辦法，不叫老百姓踏出一困難而不丟去，「困難」只在第一次，以後就沒有困難了。

三、如何組織人民去駄驢？因不同條件，不同對象，分別採取組織「一帶頭」和一「捐帶」的辦法，前者是一同路一去運贖，後者則是有一兩個牲口而無人去駄驢，所以就以委託另外一個不到三個牲口數的運贖農民，給以工資，付足原料，托他代運。但是在「一帶頭」方面，現在在個別地區發生「一帶頭」的困難，例如延縣及鎮源兩志在他家養活的牲口，牲口是易於想求同走，可是都沒有駄驢的經驗，因此，他們現正試着找「一帶頭」，關於這個問題，用下

面的兩個辦法來解決：第一，由合作社的運輸隊負責帶路，並竭力在各方面照顧和補助運贖的人民，這對於發展運輸合作，有很大的潛在力量，因為通過運輸的教育就可逐漸轉變為合作運輸了（南區合作社的運輸牲口，有很大的一份都是通過這種辦法吸收來的）。第二，部份是獎勵開伙做「一帶頭」（即伙好人情，大有義務做「一帶頭」的習慣），獎勵方法可由幹部按照不同對象，分口頭或物質鼓勵，鼓勸大家運贖。

「一帶頭」方面，前年延安縣人民運贖的時候，曾經發生過這樣的問題，就是一指頭的運贖農民把自己的牲口喂得飽飽的，带的分託輕荷的，而把委託運贖人家的牲口則照管得相反，吃得吃不飽，驮得重，空轎的時候，自己就騎在牲口的毛毯上，因此此類回來後，往往往在人家的口損壞了，所以在人民的習慣方面，如果不是可以信任的成員，他們是不願作「家」「一帶頭」的。延安縣準備採用「原價歸人」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當三個騾或四個騾出門之前，完全作價分給，從此其中任何一個牲口，就不再是專屬於某一個人丁，如果駄頭時牲口有了毛病，大家都有一份，捨牲口去駄驢的農民，就不敢稍偷心眼了。

總之，要使所有合格的牲口都動員起來出發運贖，這事，在必要時候，如果有個別人要出賣牲口，聚眾來合作社的運輸隊也要負責，等畜駄頭回來後，付給賞金，一句話：一切為了運贖！







何思敬

[illegible][illegible]

心非此，指此而言他等等。例如中國「今後」的命題則集中在內政上，這就等於使讀者不能分曉而意思更難於摸邊上法與權那樣的引起統治者底許多不便，所以到單據中國的憲法字樣根本沒有標的意思而解釋法律的意思，使人只許之於法意不知誰之於權，又使統治者安安全全在法底名稱下面根據並用法底實質即權，那是本妙計。把法和權分開和法律合併，這是日本人民以及使中國人深都不能省被「法律」之為何物，從而還使中國一個「法治學二十年」的法學家張映南始終不知道法律外，一切帝王士大夫，狂狷者曾有勢力任意變律，任意任用官吏，任意捉人，殺人，任意派軍隊鎮壓人民，國家統治力是以實際權力為基礎。因此，人民若主要主張自己底權利，則求，人民自己必已有實際權力，而且實在也有實際勢力。資產階級也可以有這種實際努力。例如法國（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葉英國，將個法（世襲）歸結到私法上去而私法又歸結到一個完全確實的權力即私有者的勢力去。實（權）為基礎，而私法却以私有者底經濟力量為基礎。

這就明白了吧，大多數人公共的對大數人有有效的，並且比他許多條件更有力的許多生活條件才形成公公共利就是重公公共利益，不是任何統治者底意志或權力，表現成爲法（權）規律即法律。所以在法律裏面存在着平均的利益好像平均利益一樣，每個人在法律裏面不能完全利用自己的自由，而是：帶枷的自由，必須在法律的界限之內，方是「自由」。人底自由的界限內，始可以達到人人都有自由由法定定的界限，始可以達到人人都有自由的區域。要人人都有「自由」的國家，才可以說是「法治」的國家（一八三、一四頁）。再說，「法治」也帶上了枷鎖，加上了括弧！可見，他所講的「自由與法治不可分」就是：帶枷的括弧的「自由」必須在不合法的界限之內，帶枷的括弧的「自由」。所謂「遵守『護守』帶有『自由』的國家。」就是：「人人都有『自由』的國家」，就是：「法治」的國家，就是：

這就是「中國之命運」的作者蔣介石及陶希聖底奉旨「革命的本務」，奉旨「救世的基本」，奉旨「救世的極限」。

所以，蔣介石說：「三民主義的實行期必依於『法律』。在軍政時期，我們要有軍法的治；在訓政時期，我們要有約法的治；在憲政時期，我們要有憲法的治。」

不分敵我，公中國之天下，因此，大批國民黨人與高幹紛紛投誠，公然往來，半夜夜行，如同白晝！中山先生底真正三大政策底實施方針孫中山先生底真正底底綱領統帥爲了保衛統一自平等和平統一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原則，我們不辭自衛到底最後一點鮮血。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月黑殺人夜」

，狂呼救命……

王鐵在後院子裏也聽得清楚的，知道他的妻子遭到了

危險，他想出來救她，然而又怕經濟於事，但是，他忍不住獨自逃走，他被鐵真的臂膀抓住，流淚了，他忍不住地跑了出來，一跑出來便同那漢子對打起來，接着外面就進來了幾個拿手槍的兇手，便把他夫婦連拖帶打地推出了門去。

大門，就在離門不遠的十字路上被擊殺了！而且還有那沒有出世的胎兒。

三、「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是，「月黑殺人夜」！誰也不敢去冒險。於是，「波兒」們便悄悄地從城牆上推了下去。而兇手們便逍遙地過來了！——

「日還沒有死，他由苦痛和昏迷裏又甦了過來，掙扎地點：『一個冬天的黑夜。』」

執槍的甲：「你答不答應做特務？答應就放你，不答應就活埋！」

我舉手一按，他死了。

這塊衣服，沒了自己流出來的鮮血，滾到城牆邊，在城牆上寫下了七個大字：「中國青年，咬緊牙關！」

這被捆綁著的青年，已經被他們抽打得遍體鱗傷的青年，仍然像在這庭堂上一樣，沒有回答。抬起頭來，望著那寒夜的無星月滿天。

執鞭的乙：「你答應吧，何苦呢？只要你答應，一切事都好辦。」

是，實際的內幕却傳過了武大和嘉定，川大和峨嵋。

——青年夫婦的死

期：一九三九年。

情不是都好辦了嗎？你的父親也可以馬上放出來的，而且你以後的生活都有保障了。」

這青年仍然僵立着，不作聲。

「嘉定呀！『央說呀！』不客氣就死，客氣就這青年甲，命令她：『央說呀！』不客氣就死，客氣就

點：海濱浴場。

是一個深夜，王鐵夫婦（王安說他倆的人總是記得）的住宅大門忽然被人打得非常急促，他倆慌恐起了一定是好事，商量了一下，丈夫到後院去，事

青年無所附從，偶然看看下邊的那個黝黑的深坎穴，執槍的兩兒鬼鬼地把他這青年一推：「你說哈！誰跟你老站

生竟貪吃西風。

門外打罵，便見一條大漢，隨即進了房子，問王老頭道：「你老爺子在外邊招呼一切，倉忙中，都可跳牆逃命，妻子（韓貞）因快要分娩，走不動，便在床底下，只留老媽子在外邊招呼一切。倉忙中，都青年仍然望著無星月的天。執槍的甲發彈彈壓着他：「你不答應，是吧？好，你有本事！我也懶得多說了。」

「家不，老媽子說不在家，又問鐵齒在不在，她說也不在，一對要緊的債，必須親自交給他們！」這漢子矮矮的，忽然間都不在，那就等下來吧。」

青早在坟裏掙扎地喊出來，像塞雷一樣，突破了夜的沉

往坟穴裏急趕的拋下去。

於是，這青年被推下坟穴去了！三個兇手月銀鉤盡土，

一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時，幾只在床底下翻得很清楚，以為是自己的同志送來了，怕他走漏，所以急忙從床底爬出來，從床後出外，回去，像有私情，我就說：「你們別鬧，我母親去了一點到地，就是一箇身死，幾隻狗也去，我母親去，我母親去。」

著這青年的人為奴奴吼着。

土，漸漸地高了。兇手們回狗寨去了。只有北風陪伴着這青年的人為奴奴吼着。